

# 日本自民黨內部情勢之透視

朱少先

## 一 自民黨派系積習與改新

自由民主黨是目前日本執政黨，在參院二百五十二席中佔有一百三十四席；衆院四百九十一席中，佔有二百八十席，係擁有兩院過半數議席的保守政黨。

該黨係由自由、民主兩黨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合併而成。因自由、民主兩黨本身在合併前，亦係由若干次分裂、編併而來，其內部早已有派系存在，兩黨雖經合併，但原有派系組織，仍繼續存在，情形相當複雜。

此等派系，不僅擁有自派領袖，且各有財界人士作後盾，支援經費，公開成立辦公處所，從事各種活動。尤其在選舉中，運用各種方式和手段，爭取提名，支援競選，力求擴大本派勢力，俾能在黨及內閣組織中，取得若干名額分配，甚至競選總裁，爭取執政機會。

自民黨由於內部派系龐雜，明爭暗鬥，紛爭時起，不但削弱了黨的組織力量，也阻礙了政策推行及黨的進步，且給予反對黨可乘之機，影響了政局安定與社會進步。

在岸信介執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末期，因深感黨內派系分歧，在安保鬥爭中未能充分發揮團結力量，故國會批准安保新約後，即引咎辭職，並極力提倡取消黨內派系組織，改進黨務，並率先自動解散岸派之「十日會」以爲倡導，因其他派系未積極響應，未遂其願。池田勇人繼岸信介執政之後（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爲重振黨勢，亦有改革黨務構想，在黨內成立「組織調查會」，並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提出「自民黨黨務改革

方案」①，但因在總務會討論時對總裁選舉方式與任期及建立黨財政制度問題意見分歧，不得不予以擱置，後以池田因病辭職，以派系解散問題爲中心之改革方案，亦無疾而終。

佐藤榮作執政（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二年）初期，因鑑於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參院及東京都議員選舉自民黨慘遭敗績，故對取消派系問題，舊事重提。並指定田中角榮幹事長成立專案小組，起草改新方案。經一年餘研究、討論，於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完成「自民黨黨務革新草案」一種②，並經黨三役（幹事長、總務會長、政調會長）會議通過，付之實施。當時各派系表面上均表示接受，並分別自動宣佈解散派系組織③。但不久故態復萌，各種政策研究會、聯誼會等，又相繼成立，事實上黨內派系組織，又告恢復。

佐藤執政不久，黨內各大派系領袖如池田勇人、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相繼謝世，各派因失去領導人物，內部出現分裂現象，即使仍維持原有組織，已不能發生過去的派系作用，且若干派內議員，脫離本派而依附其他派系者亦不在少數。黨內派系關係，有若干變化，當時除舊池田派、三木武夫派、石井光次郎派尚能與佐藤派抗衡外，其餘均屬小派系。加以佐藤執政期間，政績顯著，能充分發揮領導能力，且政策上堅持親美、反共，故黨內尚稱團結，在衆院最高時擁有三百個席次，故在政治上勢力相當強大。並且推行安定經濟成長政策相當成功，使日本走上經濟大國。佐藤能四次連任總裁，自非偶然。佐藤政權末期，雖受國際姑息逆流侵襲及美國對中共政策突變，但在其一九七二年辭退總裁之前，自民黨尚能維持一個相當穩定局面。

## 一一 田中執政後黨內派系變化

田中角榮一九七二年七月執政後，因受黨內親共勢力慫恿，反對黨壓力及輿論鼓噪等影響，竟與大平外相一行於九月二十三日訪問中國大陸，並與周恩來以發表聯合聲明方式，搶先美國，與中共建交。由於田中此一政策上的大轉變，在自由民主黨內部派系關係，亦發生了新的變化。

首先是佐藤派田中、保利兩系的正式分裂，保利茂一系投奔到福田派，再加上園田直派，正式成立了「八日會」，成爲黨內新的有力「反主流派」。田中角榮既當選總裁，自須成立一派，乃組織「七日會」，與「八日會」對抗。大平派與三木派，因支持田中當選，而且也正式入閣，成爲黨內「主流派」；中曾根派在總裁選舉中雖支持田中，但其派內仍有部份議員傾向福田；因此田中執政後，中曾根派僅能算作「準主流派」，未完全倒向田中。其餘若干較小派系，如椎名悅三郎派、水田喜三男派、石井光次郎派、船田中派，均爲中間派。其中石井、船田對福田相當友好。

以上是田中執政初期的黨內派系情勢，因福田派在衆院擁有六十五席，爲黨內第一大派，對田中內閣是一項重大威脅。因此在日本與中共建交後，田中擬利用此一自認爲有利時機，於十一月十三日解散衆院，實施大選。藉此擴大其派系力量，鞏固政權。田中爲達到黨內第一大派目的，不惜再結合大平、三木、中曾根等派，打擊福田。惟各大派各有打算，使該次選舉，內部鬥爭非常激烈。被輿論指爲「五與黨四野黨混戰」④。結果出乎田中預料之外，自民黨在大選中竟由解散前二九七席，減少至二七一席，喪失廿六席之多。幸有無黨派當選議員十三人事後加入自民黨，否則將失去在衆院優勢地位。大選後各派系勢力，福田派六三席（六五席，括號內係解散前席次，以下同），仍維持第一大派；田中派四八席（四四席）、大平派四五席（四三席）、中曾根派三八席（三四席）、三木派三六席（三八席）；此外椎名派一八席、水田派一三席、石井派九席、船田派九席。福田派仍維持第一大派。

在該次大選中有兩樁突出事件，值得重視，其一爲一向以親共爲政治資本的自民黨議員古井喜實、川崎秀二均告落選；在日本與中共建交中奔走雙方有功的宇都宮德馬，僅能以最低票勉強當選，顯示親中共議員，並未爲國

民所支持。其二爲黨內元老派議員賀屋興宜、石井光次郎、南條德男、山手滿男、益谷秀次等均宣告引退，賀屋、石井退出競選聞與不滿田中對中共政策有密切關係。此外如社會黨、日共議席的躍進，對自民黨亦是一項大刺激。

由於以上這些事件的發生，在自民黨內有正義感及思想反共的議員，不僅對田中內閣信心，已發生動搖，對保守政黨前途，亦開始憂慮，尤其對田中不顧國際信義，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與中共建交，表示反感與不滿。到該（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前文相藤尾弘吉（石井派）等親華議員發起成立「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參加參衆兩院議員共一百五十二人。以繼續維持和發展對中華民國友好關係及批評田中親中共政策爲宗旨。藤尾氏當選爲懇談會會長。此外同年七月，部份反共青年議員，鑑於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七二年多衆院大選中，由二十五席增至三十九席，一躍而成爲第二在野大黨。在地方自治團體中，亦大量增加勢力；若今（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大選中再繼續獲勝，保守政權，勢將失其優勢。加以田中執政後，在內外政策上頗多失誤，爲了挽救保守政權危機，在七月十七日由衆議員中川一郎（水田派）等三十三人，發起組織成立「青嵐會」，並選出中尾榮一（中曾根派）爲座長，石原慎太郎（無派系）爲幹事長，藤尾正行（福田派）、渡邊美智雄（中曾根派）、淺徹郎（中曾根派）、中川一郎（水田派）、玉置和郎（無派系）等爲代表委員，濱田幸一（椎名派）爲事務局長，加入議員共三十三人⑤。除田中、大平兩派人士外，各派均有議員參加。參加人員爲表示決心，均歃血爲盟，誓言絕不向任何壓力屈服。並以超派系爲號召，結合同志，站在國家民族立場，從事改革行動。成立大會時，並通過該會六項政治目標⑥。

以上兩個組織，以反共親華爲號召，反對田中親中共政策，尤其是「青嵐會」，因政治主張鮮明，對田中政府政策，毫無保留地加以批評，頗受到國民重視與支持。而且該兩團體爲超派系組織，已構成對田中政府嚴重威脅。

另一方面，在自民黨內原以親中共著稱的超黨派組織「亞非問題研究會」⑦，自日本與中共建交及一九七二年衆院大選川崎秀二、古井喜實等落選後，該會已不爲人重視；因此該會部份少壯議員，以三木派的山口敏夫、坂本三十次、鹽谷一夫、西岡武夫及中曾根派的河野洋平、田川誠一、藤波孝生

等爲中心，籌組新團體，支持田中親中共政策，到去（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式以「勉強會」名義，延攬黨內鴿派議員，現有會員十五人，經常集會，並開始正面批判「青嵐會」。另一由大平派宮澤喜一所領導的「平河會」，現有各派議員十九人，亦以支持田中政府政策，批評「青嵐會」爲主要任務。到了今年二月五日另一個以大平派爲核心的「自民黨正常化聯絡會議」，又宣告成立，擁有各派議員二十五人。其目標亦在對抗鷹派組織。故目前黨內情勢，以中日問題爲中心，已形成了親華、親中共兩大勢力，展開超黨派鬥爭。

上述超黨派組織，雖有些零亂，甚至「勉強會」與「自民黨正常化聯絡會議」組成份子，有若干重複；但未影響田中、大平、福田、中曾根、三木等各大派原有組織。此外黨內椎名、水田、船田、石井四個中間派，因感於人數過少，力量不足，因此在一九七二年衆院大選後，即醞釀聯合。四派代表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第一次協議會，並決定設立協議會聯合事務所，規定每週四舉行定期集會一次，商討四派聯合問題。至同年四月五日，上項協議會正式成立，參加四派參、衆兩院議員共達四十九人<sup>⑧</sup>。該協議會成立後，已成爲黨內五大派之外的另一勢力，但各派組織，仍未解散。

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田中第三次內閣改組前，自民黨內部雖仍維持着五大派中間派組織，但實際上由於「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青嵐會」（以上被指爲鷹派）、「平和會」、「勉強會」、及「自民黨正常化聯絡會議」（以上被指爲鴿派）的成立，形成了鷹鴿兩派的對立形勢。因爲以上這些團體，都是超派系組織，尤其其中曾根派、椎名派、水田派、三木派議員，都分別參加了鷹鴿兩方組織，由於雙方互相攻擊、鬥爭，影響了派系本身的團結，情勢相當混亂。

造成上述情勢的主要原因，實由於田中自執政以來，在內政、外交、經濟等各種施政上的失策及其剛愎自用、獨斷獨行的領導作風所引起。我們從日本「朝日」、「讀賣」、「東京」三家全國性大報所作「民意調查」，當一九七二年八月田中政府初成立時支持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已降至百分之二十，即足以反映田中政府聲望，已一落千丈。各大報並經常刊載對田中內閣批評文章，尤其去年五月九日，每日新聞以「不安定的政治領導必失信於民」爲題的社論，更爲露骨。社論中曾說：「我們根本

懷疑田中首相是否具有民主政治領袖的資格」。反映了輿論對田中的態度。由於田中聲望的驟降，說明了總裁在黨內領導能力的低落，結果自民黨內部團結，也成了問題，這是造成今日自民黨內部混亂的主要因素。

### 三 最近黨內派系鬥爭的實況

自民黨內部情勢已如上述，惟最近情況，愈見混亂與嚴重，因自石油危機發生之後，田中內閣處境更見困難。通貨膨脹與物價問題，更成了田中內閣的致命傷。到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愛知揆一藏相突然逝世，使正在推進中的各項財經緊急措置，陷於癱瘓，逼使田中不得不下決心改組內閣，並起用其反對派福田赳夫繼任藏相，藉圖挽救，使黨內情勢，又有了新的發展。

福田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田中第二次內閣成立時，在黨內元老佐藤榮作、岸信介等極力慫恿下，始出任地位不甚重要的行政管理廳長官。但在其任職期間，與田中合作並不好，且不斷批評田中政府高度經濟成長政策。對「國土綜合開發案」、「建築跨海大橋案」、「二億日元減稅案」，一直持反對態度。而田中第三次組閣時，竟任命福田爲大藏大臣，實有其不得已苦衷，但一般認爲係田中福田重趨合作的象徵。福田肯接受此一重大使命，無疑已獲得田中同意，修改原有的「高度經濟成長政策」，而採取「安定經濟成長政策」，否則福田決不會輕易嘗試。福田爲自民黨內有數的財經能手，在佐藤執政期間，曾三度擔任大藏大臣，爲人幹練清廉，與財經界關係，向極良好。直至佐藤政府最後一任內閣始調任外相。此次毅然臨危受命，除了表示其信心與決心外，亦有不計與田中前年競選總裁前怨，共負艱鉅之意。也未始不是爲明年接替田中擔任總裁鋪路。

一九七二年七月田中組閣時，係以田中大平爲核心，但執政後一年餘來，因田中在內政、經濟上諸多失策，聲望大降；大平在外交，與中共建交，不僅一無所得，反遭到美、俄的不快與壓力，在中東戰爭發生後，政策上舉棋不定，手法低劣；在陪同田中訪俄後所發表日俄聯合聲明，不但譯文諸多錯誤，且有遺漏，曾遭到各方批評攻擊。大平聲望，亦大爲削弱。田中與大平關係已大不如前。加以福田出任藏相，使大平在內閣地位，已不若過去受到重視。惟目前田中、大平在政治關係，利害一致，爲了維持政權及爭取未

來參院選舉的勝利，新聞成立不久，發動一連串外交攻勢，企圖重振聲威。先派副首相三木武夫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伊拉克、達比、卡達等中東八國；大平外相親訪中國大陸；中曾根通產相訪問伊朗、伊拉克、英國、保加利亞四國；前外相小坂善太郎以特使身份，訪問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黎巴嫩、約旦、蘇丹等中東、非洲七國；田中首相本人訪問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五國。前項重要閣僚外訪，表面為加強與各國親善關係及爭取石油資源，而實際上擬藉此外訪成果，增加田中內閣及各閣僚本身國內外聲譽，以圖在今年七月參院選舉中擴大勢力，延續政權，並為明年總裁選舉製造政治資本。

但此次大規模外訪結果，三木、中曾根、小坂雖以乞求姿態，利用大量資金，換取各國提供石油資源若干原則性承諾，惟前途依然難卜；田中東南亞之行，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曾遭到反日示威，尤其在印尼竟演成反日暴動，連日本駐雅加達大使館國旗，亦被示威羣衆撤下，可謂相當受辱，成果有限。僅大平訪問中共，不僅簽訂了「日中（共）貿易協定」，並就交涉年餘未獲結果的「日中（共）航空協定」，達成了政治性、原則性協議。因此大平躊躇滿志，以為外交上一大成就，有助其明年接長總裁。故大平返日之後，立刻與運輸省磋商，決定了一項解決「日中（共）航空協定」及處理「中日航線」的六點處理辦法草案⑨。上項草案主要內容，包括在日本與中共簽訂「航空協定」同時，與我由民間協定繼續維持中日航線，但附帶若干條件，例如要求我放棄使用大阪機場移至其他雙方同意之地點降落，我使用羽田機場，中共有用田機場及華航在日營業處委託其他公司代辦等。大平以為中共已作了相當讓步，料我方可以接受，但為慎重計，十一日自民黨會派該黨「航空對策特別委員會」副委員長宇田國榮，十五日又派「交流協會」理事長坂垣修來我國訪問，徵詢我方意見。不料遭我嚴詞拒絕，除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去年七月十四日對此問題立場，通告日本，如對中共勒索屈膝，我政府將不惜放棄我民航飛機降日本及飛越東京飛航情報區之權利；同時基於互惠原則，我亦將不再准日本民航飛機飛華及越飛我國外，十二日蔣院長接見宇田時，再次表示我國堅定立場，使宇田、坂垣鐵羽而歸。

大平見我立場堅定，無法解決，乃於一月十七日將前項草案提交黨決策機構「外交調查會」及「政調會外交、交通部會」聯席會議討論，希圖在會

中無條件通過後，不願我方立場即進行正式談判簽約。但不料該日會議中，又遭親華、反共議員猛烈反對，當時親華與親中共兩派議員曾展開激烈辯論，因無法獲致結論，最後宣佈另行擇期討論。

同日下午「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反對整套通過「政府草案」，並推派岸信介、船田中（前衆院議長）等元老會晤田中、大平及幹事長橋本登美三郎，傳達會中決定。次（十八）日「青嵐會」也召開緊急會議，當場決定，如田中、大平一意孤行，把「政府草案」提出國會審議，他們將在國會彈劾大平，甚至脫離自民黨，態度非常堅決、強硬。十九日自民黨舉行黨代表大會時，「青嵐會」領袖，再破例在會中提出緊急質詢，並追究大平外相處理中日航線問題不當的政治責任。一月二十六日「青嵐會」在東京又召開一次二萬五千人的「國民集會」，會中除提出「青嵐會」六項政治主張⑩，並公開指責田中政府失政。最後發表宣言，警告政府如不反省，將有條件倒閣。情勢非常激昂。

自民黨總務會為緩和上述情勢，於二月一日召開懇談會，再度協商日本與中共航協問題，雙方出席人員非常踴躍。會議一開始尚未涉及本題，因謁派議員首先指責「青嵐會」一月二十六日召開「國民集會」違反黨紀，從此展開辯論。最後由言語衝突，幾乎大打出手，結果弄到不歡而散。

自民黨首腦部鑑於情勢發展至此，已無再協調可能，因此在二月九日召開總務會臨時大會，對本案作一最後決定。根據是日會議結果，通過了下列決議案：

「同意簽訂日中（共）航空協定有關處理中日航線的外務、運輸兩省案基本原則。惟政府具體處理時，事前與副總裁、黨三役（指幹事長、總務會會長、政調會會長）協議，慎重決定。（以下口頭了解）

本文所謂「基本原則」內容如下：（一）以日中（共）共同聲明為基礎，締結「日中（共）航空協定」；（二）中日航線以民間協定繼續維持；（三）以上兩者應同時達成。」

黨總務會作成上項決議時，適大平赴美出席「石油消費國會議」，中日航線問題，一度趨於沉寂。到十五日大平返國後，為急於解決此一問題，即與黨副總裁與三黨役分別協商。因黨內領袖，基於簽訂「日中（共）航約」同時，必須維持中日航線的總務會決議，若照原「政府草案」試難解決，故

主張加以修正。一致要求大平慎重處理。大平了解上述情勢後，故於二十六日內閣會議後，決定先派交流協會坂垣理事長來華協商後再作決定。

目前日本政府修正方案內容尚無法探知，但如對中日航線有任何改變，不僅非我政府所能接受，日本親華反共議員，亦將堅決反對。故此一問題，已非單純中日航線問題，而演變成爲日本國內政治問題，如果田中、大平仍一意孤行，勢將在日本引起極大政治風波，甚至鬧到自民黨內部分裂。田中、大平不敢擅作決定，原因亦即在此。

#### 四 從中日航線問題看自民黨前途

中日航線所以成爲問題，原是中共一項政治陰謀。田中、大平爲滿足其政治慾望，先與中共建交，墜入中共陷阱，使之無法自拔，現在再拿改變中日航線問題，製造自民黨內部衝突，以達到削弱自民黨、分裂自民黨的目的。目前這個問題的演變，正符合了中共的預謀。

日本與中共自前年九月建交以來，除了互換「大使」，簽訂一項「海底電纜協定」及去年商定締結「貿易協定」原則直到今年一月大平訪中共始正式簽約外，無任何具體進展，政治關係，可說已完全凍結；去年五月，中共派廖承志率領龐大代表團訪日，企圖打開僵局，亦一無所獲。日本希望對中共擴大貿易及共同開發大陸資源，亦未獲具體結果。中共認爲唯一可勾引日本而且能達到破壞中日現在關係及製造日本內部矛盾與糾紛的，莫過於「日中（共）航協」問題。因此中共曾透過廖承志、孫平化等訪日及日本訪中共政經領袖，誘致及壓逼日本政府談判。但由於中共一直堅持廢止中日現存航線爲條件，迄無法獲得進展。最近由於田中政府在外交到處碰壁，經濟上困難重重，使田中、大平聲望日見降低，中共若再不予適當支援，將使現內閣有垮台之虞，影響中共與日本關係。故此大平所提出之「政府草案」實爲中共業已作了讓步的結果，使田中政權尚能苟延。但不料仍遭我國及自民黨內鷹派的強烈反對，而且形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

目前情勢，除非田中政府完全接受黨的決定，維持現有中日航線，不作任何改變，否則締結「日中（共）航協」，仍將無法實現。如田中、大平，不考慮我國及黨內鷹派立場，向中共屈服，其後果必相當嚴重。除了斷絕中

日通航關係爲意料中事外，自民黨內部政治風暴，必將因此而爆發。

我們作這樣的判斷，前者是基於客觀的事實，正如蔣院長所表示：「中日航線的斷續問題，我們所爭的不止是航線的利益，主要爭的乃是原則，爭的是是非，爭的是國家尊嚴。」①亦即是說，如果田中政府作任何有損我們國家尊嚴的決定，我們決定循既定立場，斷然採取必要措施，斷絕通航，爲必然結果。

至於後者，已非單純的中日航線問題，而成爲政爭工具。因爲田中執政一年八個月以來，已顯示其領導能力的不足，欲在明年七月連任，可能性不大。因此大平急欲有所表現，俾能繼承。但弄巧成拙，最近在外交上一連串錯誤行動，例如去年田中訪俄時兩國發表聯合聲明日文譯本的錯誤，對中東戰爭後發生能源危機處理失當，田中訪問東南亞前印尼、泰國早有反日示威情報而未加重視，弄到田中受辱，已成爲在野黨及自民黨內反對派攻擊目標。加以處理中日航線問題過份遷就中共，引發了黨內「日華關係懇談會」及「青嵐會」議員猛烈反對大平運動，使大平已進退維谷。適在此時，大平在美國又發生了對日本天皇訪美問題的錯誤發言事件，弄得輿論譁然，一致譴責。大平爲推卸責任，除告誡駐美安川大使外，又逼使法眼外務次官辭職。鷹派則以此爲藉口，大肆攻擊，要求大平引咎辭職，弄到大平焦頭爛額。如果大平對中日航線問題再作錯誤決定，勢將對大平不利，被迫不得不退出內閣。或由鷹派議員在國會提出彈劾案，打擊大平。如果情況發展至此，大平夢想繼任總裁，將成泡影。一旦大平無望，在明年總裁選舉中，形勢亦將有變化。

目前反對大平最激烈者爲「青嵐會」，而「青嵐會」係以福田、中曾根兩派少壯議員爲主體；雖然福田、中曾根兩派對此仍保持靜觀態度，但一般認爲「青嵐會」最近所表現的行動，係該兩派連手，打擊大平，製造明年福田、中曾根當選機會。部份敏感觀察家，更指福田、中曾根間已有默契，明年七月總裁選舉，由兩者合作，先擁戴福田出任總裁，再禪讓中曾根。雖然此項推斷，目前尚言之過早，但從各種跡象顯示，已有向此方向發展可能。

田中內閣聲望雖然低落，但田中派仍將作困獸之鬥，以圖繼續執政；大平爲求自保，亦將繼續支持田中，田中能否繼續保護大平，頗成問題。而中日航線問題，將是田中大平能否繼續結合關鍵。在此情況下，除非大平獲得中共奧援，無條件締結「日中（共）航空協定」，尚能使田中政權苟延一時；

否則不是大平辭職，便是採取拖局，暫維現狀。加以今年七月，日本將舉行參院選舉，目前自民黨在參院二五二席中佔有一三四席，尚能維持過半數多數，若因自民黨內部發生衝突、鬥爭，在大選中再喪失九席，將失去過半數優勢，雖然仍能掌握衆院，繼續執政，但自民黨內閣必面臨重大困難，進而保守政權，亦有被推翻危險。故料田中總裁，對中日航線問題及大平去留，必須加以慎重考慮。

由中日航線問題所引起的自民黨內部政治鬥爭，已發展到一個嚴重局面，特別是各種超派系新組織的紛紛成立，使黨內派系關係更趨複雜化，使人有墜入五里雲霧之感。惟就中日航線問題而言，已形成鷹、鴿兩派之爭，相當明顯，在此問題未澄清前，該項形勢，將繼續存在。至於在未來參院大選乃至總裁選舉，仍將回復到原有派系關係，展開鬥爭。

自民黨內派系關係，積習已深，雖迭經倡導改革，迄未收效。該黨如再不從制度上澈底謀求解決，保守政權能再維持多久，頗值得懷疑。

一九七四、二、二八脫稿

### 註①「自民黨黨務改革方案」(三木方案)

(一)自民黨近代化的目標，在使黨成爲有組織之國民政黨，亦爲以政策爲中心之政黨。爲達成上項目標，除了消除一切阻礙之積弊外，並須加強推行政治道義、政策、組織、運營等使合乎時代要求。

(二)解散派系組織：凡現在一切派系組織，不論其是否政治結社，一律無條件解散。同時爲根絕派系發生之原因及防止派系之復活，採取下列措置：  
①人事：取銷過去「派系均衡人事」惡習，採取「適才適任」方針。  
②政治資金：確立黨財政制度，一切政治資金，由黨統一籌措。  
③總裁選舉：由現任黨總裁、副總裁、國會議長、資深議員及前任總裁、議長等組成顧問委員會，推選總裁候選人，再由黨大會選舉，任期改爲三年。  
④國會議員選舉：確立選舉公認制度並改進選舉方法，防止派系鬥爭。

(三)黨務改革：  
①政治道義：黨及黨員之言論行動，必須清廉嚴正，確立倫理觀念，不得忽略法律秩序或亂用權力及缺乏公共觀念。  
②政策：堅持議會制民主主義及採取適應時代之各項措施。  
③組織：加強中央責任體制及地方組織，黨大會代表約增加一千人；加強並尊重總務會，擴大政調會並創設黨政策研究所。  
④運營：確立黨運營的民主原則，鼓勵青年黨員參加工作

，防止黨的老化與腐敗。

### 註②「自民黨黨務革新草案」(田中方案)

(甲)前言——改革自民黨爲國民一致之要求，在七月參院選舉及東京都議會選舉中之慘敗，已受到國民正確之批判，故必須向近代化邁進。

一九六三年十月黨組織調查會所提出改革方案中，曾明顯指出近代化之方向爲達成「有組織的國民政黨及以政策爲中心之政黨」，但迄未能實現，因此本黨必須放棄派系的閉關政策，邁向求黨的進步與追求國民利益目標前進。

### (乙)目前應解決的課題：

(一)解散派系組織：所謂「派系組織」，係指「(1)議員組織小集團，籌措政治資金，在各級議員選舉時，支持本派議員當選；(2)考選關係及黨人事時，用團體壓力，支持本派議員擔任；(3)爲了各派自身利益，強逼變更或廢止政府或黨所正式決定之政策或人事。」而言，因有派系組織，弊害叢生，故必須立即無條件解散。

(二)黨財政之確立：政治資金，由黨統一籌措，並將一般經常費與選舉經費分開，黨員所必需之黨資金，由黨完全負責。

(三)提高政策研究：(1)爲促成以政策爲中心之現代政黨，應鼓勵並助成各種黨員研究會；(2)組織以當選次數相同之議員會，研究並交換各種意見；(3)充分利用現有幹事會機構。

(四)確立公正之會議制度及人事制度：(1)黨及政府人事，基於內閣及總裁之權限決定，爲確保人事公正，選考責任，由黨會議決定；(2)在各級選舉中，應嚴正、公平決定候選人，現有選舉對策要領，應重行檢討；(3)加強選舉對策委員會事務局，充分提供資料，以備公平考選候選人；(4)加強人事局機能，蒐集黨所屬議員之詳細資料，作爲考核依據。

(五)確立黨紀：爲提倡總裁領導地位，加強黨內團結，應確立黨紀，並加強黨紀委員會之機能。

(六)改進宣傳工作：(1)充實黨報，確立三年計劃，由週刊、三日刊擴展到日刊；(2)黨報外另充實「政策月報」內容，並發行「黨活動指針」(月刊)。

(七)加強黨本部事務局：改進黨本部事務局，事務局職員一律任用黨員。

(八)改組組織調查會：從速改組組織調查會，研擬各種促進進黨改進之可行方案。

(丙)今後重要課題：(一)檢討現行選舉制度及政黨法；(二)檢討總裁選舉制度及任期；(三)加強黨地方組織及確立黨員制度；(四)成立綜合政策研究所，加強政策活動；(五)加強黨員成分，吸收優秀青年學生入黨，發掘新人；(六)加強黨政配合。

註③池田派的「宏他會」、大野伴陸派的「陸政會」、河野一郎派的「春秋會」、佐藤派的「周山會」、藤山愛一郎派的「愛正會」、川島正次郎(前民黨副總裁)派的「交友俱樂部」、三木武夫派的「政策同志會」等均在一九六三年年底宣佈解散。

註④所謂「五與黨四野黨混戰」，「五與黨係指自民黨福田、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五派互爭；「四野黨指社會、日共、公明、民社四黨而言。

註⑤「青嵐會」會員，包括：(1)衆院：中曾根派有渡邊美智雄、湊徹郎、中尾榮一、森下元晴、江藤隆美、阿部喜元、松永光、野田毅、山崎拓等九人；福田派有藤尾正行、加藤六月、山崎平八郎、森喜朗、三塚博、林大幹、國場幸昌、島田安夫、三ツ、林彌太郎等十人；椎名派有中村弘海、浜田幸一、中民宏、綿貫民輔等四人；三木派有近藤鐵雄一人；水田派有中川一郎、中山正暉二人；船田派有內海英勇一人；無派者有石原慎太郎一人。(2)參院：福田派有佐藤隆、土屋義珍、丸茂重貞、菅野儀作四人；無派者有玉置和郎、楠正俊二人。

註⑥「青嵐會」政治目標：(1)維護自由社會，外交上堅持與自由主義國家密切合作。(2)為昂揚國家道義，改正物質萬能風尚，推行教育正常化。(3)尊重勞動者，為確立新的社會正義，改正偏富現象，排除不勞而獲。(4)為建設和平國家，提高國民國防治安觀念，積極推進國防治安工作。(5)為達到新歷史中日本民族的真正自由、安全、繁榮，制定自主獨立憲法。(6)打破黨的廉價妥協、官僚主義、機會主義的積弊。

註⑦「亞非問題研究會」係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成立，由親中共議員宇都宮德馬等所領導。

註⑧「四派協議會」在衆院勢力，計椎名派十八人，水田派十三人，石井、船田派各九人，共計四十九人。

註⑨日本外務、運輸兩省處理華航問題草案：(一)以「日與中共聯合聲明」為基礎，即行締結「日與中共航空協定」。同時，關於日華航線(包括雙方延伸航權在內)由民間協定繼續維持。(二)「日航」公司飛機不飛東京——台北航線。(三)日本政府不要求中華航空公司違反其意旨，改變公司名稱和漆在機尾的國旗。關於公司名稱和國旗的性格，日本政府將另表聲明其見解(報上解說由外相發表聲明)。同時，日本方面當局在提到「中華航空」時將在「中華航空」之下加上「台灣」兩字。(四)中共的「中國民航」使用成田國際機場，華航仍使用羽田機場。在成田機場未完成之前，雙方暫共用羽田機場，而在時間上作些調整。(五)華航現使用的大阪機場，移至日華雙方同意的其他機場(報上提出名古屋和福岡)。(六)華航在日營業處、事務所以及地上勤務等，委託代理店或其他公司辦理。但為飛航的安全以及工作人員生活的安定，作必要的安排。

註⑩同註⑦。

註⑪蔣院長於六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在立法院「施政報告」。

上接第67頁——

新政府更有兩點隱憂：第一、政治基礎脆弱，在國會四百五十席中，共和人民黨獲一八五席，國民救世黨僅四八席，共計二百三十三席，僅超過國會半數八席，勢將瀕臨臨屆具勢力之正義黨及其他反對黨的挑戰。第二、左傾政黨當政，為土耳其五十年來之民主政治創舉；且以宗教為號召之國民救世黨，一反凱瑪爾之政教分離的傳統觀念，而傾向於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宗教狂熱路線，恐終將導致土耳其三軍領袖的反感。

新政府的障礙正多，前途發展未敢預卜。

註①Ankara, June 23, 1970(Agencies)。註②Ankara, March 12, 1971(UPI)。註③Ankara, Aug. 8, 1971(AP)。註④The Guardian, June 28, 1973, From Sam Cohen, Istanbul。註⑤Ankara, Jan. 26, 1974(AP)。註⑥G. J. Holyoak (1817-1906)倡導世俗主義(Secularism)，主張宗教不滲入教育或其他民政事務中。此說曾為凱瑪爾所採用。註⑦Foreign Report, Oct. 17, 1973。註⑧Ankara, Feb. 8, 1974(AP)。註⑨Istanbul, Oct. 1, 1973(UPI)。註⑩Washington, Feb. 22, 1974(AP)。註⑪Istanbul, Oct. 1, 1973(UPI)。註⑫The Guardian, Sep. 26, 1973, From Anthony McDermott Report。註⑬Ankara, Feb. 5, 1973(Agencies)。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京報